



La Sombra del Viento
CARLOS RUIZ ZAFÓN

風
之
影

[西] 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著 范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风之影

余秋雨题



La Sombra del Viento

MARÍA SUZ ZAFÓN

西班牙作家 鲁依斯·萨丰 著 范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5713 号

Carlos Ruiz Zafón
LA SOMBRA DEL VIENTO

Copyright © 2001 Carlos Ruiz Zafó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c/o Antonia Kerriga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2006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之影/(西)萨丰著;范浚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2-005828-0

I. 风... II. ①萨... ②范... III. 长篇小说-
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6140 号

特约策划: 蔺 瑶
责任编辑: 胡真才
封面设计: Teddy. L.
封面题字: 余秋雨

风之影

Feng Zhi Ying

[西]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著
范 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3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02-005828-0

定价:29.90 元

《风之影》

序

西班牙驻华大使

艾力赛

我与中国的关系要追溯到 1985 年。这些年来，我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之情与日俱增，并且如我所愿地，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以及对他们的认同感也随之加深。

对中国的丰富和多样性的痴迷，使我试图在职业活动和通过阅读来实现的智力娱乐中，寻找西班牙人的生活观念和中国人处理日常事务的方式这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

从读完《风之影》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让中国的朋友们都能体会到卡洛斯·鲁依斯·萨丰书中那登峰造极的魔法般的精彩和神秘。我相信这部小说将会给中国读者带来巨大的震撼。同时，当我想到中国的年轻人通过阅读这部作品将会认识到西班牙文学的另一种维度，不禁满心憧憬。

以上所有这些都给了我鼓励，使我自担任西班牙驻华大使以来，一直希望并相信这本书将会被某家出版社翻译并出版。为此我要向上海九久读书人公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感谢。我预祝此次出版取得巨大成功，并为《风之影》将会成为中西之间神奇的具有魔力的新桥梁而再次表示谢意。

2006 年 10 月 1 日于北京



“La Sombra del viento”
Prólogo de
José-Pedro Sebastian de Erice
Embajador de España en la RP China

Mi relación con China se remonta a 1985. Durante estos años, cada día ha aumentado mi admiración hacia la Cultura china y, como era de esperar, mi amistad e identificación con el Pueblo chino.

Mi atracción hacia la riqueza y variedad de China me ha llevado, en mi actividad profesional o en mi diversión intelectual a través de la lectura, a tratar de identificar aquellos puntos de encuentro, entre la concepción de la vida de los españoles y el modo en que el pueblo chino se enfrenta con el quehacer diario.

Desde el primer momento en que leí “La Sombra del viento”, sentí un fuerte deseo para que mis amigos chinos conociesen la maravillosa magia y misterio que Carlos Ruiz Zafón ha logrado culminar en este libro. Estaba convencido que esta novela tendría que tener un enorme impacto entre los lectores chinos. Y, al mismo tiempo, me ilusionaba pensar que, con su lectura, los jóvenes chinos descubrirían una nueva dimensión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Todo ello me animó a que, desde mi llegada a China como Embajador de España, confiase en que alguna Editorial se decidiese a la traducción y publicación del libro. Quiero, por tanto, expresar ahora mi reconocimiento a la Editorial “99 Read” por esta edición. Le auguro un gran éxito y, sobre todo, le agradezco que “La Sombra del viento” pueda servir de nuevo puente mágico y misterioso entre China y España.

Pekin, 1 de Octubre de 2006



我还记得父亲第一次带我造访“遗忘书之墓”的那个清晨。时值一九四五年初夏，我们在巴塞罗那街上漫步着，铅灰色的天空下，朦胧的朝阳洒在斯塔莫妮卡的兰布拉大道上，整条街像是被流动的黄铜色的花环罩着似的。

“达涅尔，你今天看到的一切，不能跟任何人说哦！”我父亲提醒我，“就连你的好朋友托玛斯也不能说！任何人都不行！”

“连妈妈也不能说吗？”我低声探询。

父亲深吸了口气，掩饰着脸上的苦笑，这愁苦的笑容，就像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然可以啦！”他低头回答我。“我们和她之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在她面前，我们什么话都能说。”

内战结束后不久，一场瘟疫夺走了母亲的生命。我们将她安葬在蒙洁伊克墓园那天，正好是我的四岁生日。我只记得，当时连下了一天一夜的雨，我问父亲，是不是老天爷也为妈妈哭泣，他喉咙哽咽，无言以对。六年过去了，母亲的去世对我而言，依然像一片海市蜃楼，一种喧嚣的沉默，我至今仍未学会用言语来平息它。父亲和我住在斯塔安娜街上的小公寓里，旁边就是教堂广场。小公寓楼下是个专卖限量古董书和二手书的小书店，这是我祖父留下来的老店面，我

父亲相信，总有一天，我也会接手经营这个书店的。我在书堆里长大，在化为灰烬的书页中结交了许多隐形的朋友，手上至今仍保留着灰烬的气味。我从小就学会躺在黑暗中向母亲细诉当天发生的一切，我在学校的经历、我学会了哪些东西……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我听不到她的声音，也感受不到她的触摸，然而，她的光芒与温暖，仍然充斥着家里的每个角落以及我的心房。作为一个年龄屈指可数的小孩，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我闭上眼睛跟她说话，不管她身在何方，一定都能听见。有时候，父亲在饭厅里听到我和母亲说话，总会难过得一个人偷偷掉泪。

我还记得那个六月天的清晨，我在哭喊中惊醒过来。胸口扑通扑通跳得好快，仿佛我的灵魂急着要找寻出路奔跑下楼似的。父亲慌慌张张地冲进我房间，把我搂在怀里，努力安抚我的情绪。

“我记不得她的样子了！我记不得妈妈的脸了……”我哽咽着，几乎透不过气来。

父亲把我搂得更紧。

“别担心，达涅尔，我会记住你们俩的。”

我们在昏暗中四目相视，两人都在寻找世上不存在的话语。那是我第一次发现父亲真的老了，他的双眼，他那迷惘而失落的眼神，总是回首凝视着过去。他站了起来，拉起百叶窗，和煦的朝阳洒进房里。

“来吧，达涅尔，快把衣服穿上，我让你看一样东西……”他说道。

“现在啊？才早上五点呢！”

“有些东西，就只能在昏暗中才看得见。”父亲坚持地说，嘴角还泛起一抹神秘的微笑，八成是从大仲马的某本小说里学来的花招。

我们走出大门时，街道仍在薄雾和露水中疲惫地昏睡着。兰布拉大道上的街灯，隐约描绘出雾中的街景，正在伸着懒腰的城市，逐渐脱离了水彩画般的市容。抵达彩虹剧院街时，我们决定越过拱门，在蓝色的薄雾中继续沿着拉巴尔街往下走。我跟在父亲后面，在狭窄曲折的巷弄中穿梭，后来，兰布拉大道上的街灯也在我们身后完全消失了。黎明的曙光在屋檐和阳台间穿射，斜照的阳光总是还没触

地就被挡住了。最后，在一扇因老旧和湿气而变黑的雕花木门前，父亲停下了脚步。眼前这幢建筑物，在我看来就像是废弃已久的皇宫，又像是充斥着回音和阴影的博物馆。

“达涅尔，你今天看到的一切，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就连你的好朋友托玛斯也不能说。任何人都不能！”

开门的是个身形矮小、貌如猛禽的男人，他顶着一头浓密的白发，老鹰般锐利的眼神难以捉摸，始终盯着我不放。

“早安啊！伊萨克，这是我儿子达涅尔。”我父亲对他说道，“他不久就满十一岁了，以后迟早要接手我这家书店的。我想，该是让他来见识这个地方的时候了。”

那个名叫伊萨克的人微微点了头，然后请我们进去。昏暗的蓝色光影笼罩着整幢建筑物，隐约可见一排大理石阶梯，长廊上挂满了以天使和传奇人物为主题的油画。我们跟着那个管理员走过富丽堂皇的长廊，来到一个圆形大厅，一束晨光从圆顶的玻璃天窗里穿透进来，昏暗中仍然可见大教堂式的气派。迷宫般的长廊以及堆满书籍的书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尖顶，仿佛一座由隧道、楼梯、平台和桥梁交缠回绕的蜂巢，筑成一座几何构造的、令人无法想象的庞大图书馆。我看着父亲，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对我笑了一笑，还故意挤眉弄眼地逗我。

“达涅尔，欢迎光临‘遗忘书之墓’！”

在各个走道和平台上，我起码看到十二个人穿梭其中。有些人在远处回过头来打招呼，我认出了一些熟面孔，都是和我父亲相交多年的同事。在我这个十岁孩子的眼里，这些人就像是炼金术士秘密工会的狂热分子。父亲在我身旁跪下来，眼睛盯着我，声音压得很低，他只有在说重大秘密和作出承诺的时候才会这样。

“这是个神秘之地，达涅尔，就像一座神殿。你看到的每一本书，都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不但是作者的灵魂，也是曾经读过这本书，与它一起生活、一起做梦的人留下来的灵魂。一本书，每经过一次换手接受新的目光凝视它的每一页，它的灵魂就成长一次，茁壮一次。父亲第一次带我来这里，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这是个历史

悠久的历史,说不定和这座城市一样古老呢!没有人知道它确切的存在时间,大家也不晓得创立者是谁。我就把我父亲告诉我的都跟你说吧!当一座图书馆消失的时候,当一家书店倒闭的时候,当一本书在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这些知道这个地方、知道如何进入它重重大门的人,都应该想办法把它引到这里。在这里,那些人们都不再记起的、迷失在时空长河中的书,却始终簇然如新,等着某年某月被人重新翻起。我们在书店里卖书、买书,事实上,书并没有主人。你在这里看到的每一本书,都曾经是某个人最要好的朋友。现在,它们拥有的就只有我们了,达涅尔。你觉得自己能保守这个秘密吗?”

在令人目眩的光线下,我的眼神早已迷失在无尽的远方。我点点头,父亲微笑以对。

“你知道最棒的事情是什么吗?”

我默默地摇着头。

“根据传统,第一次造访这个地方的人,可以随意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保存它,并且确定它永远不会遗失,永远保有生命力。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承诺,必须用生命担保……”我父亲解释道,“今天轮到你了。”

我在那个充满灰尘和旧书味的魔幻迷宫中,漫游了将近半个小时。我的手扫过架上的每一本书,但始终不知道该挑哪一本。有些书太老旧,连书名都剥落了;有些书名我还隐约看得出来,但很多已经根本无法辨识了。我走遍螺旋形的走道和长廊,成千上万本书与我擦身而过,偏偏我就不认识它们。忽然间,我的脑海里兴起一个念头,这一面又一面书墙上堆放的书,每一本都是等待我去探索的宇宙,在迷宫外的世界里,生活不过就是下午踢踢足球、听广播剧,获得一点点愉悦就满足得不得了。或许是这个念头,或许是运气,或许是运气的表亲——命运的安排,我就在这时候挑中了我要的书。或许是那本书选上了我呢!它安静地占据着书架上的一个小角落,酒红色的封面,烫金的书名在从穹隆顶部透下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特别醒目。我走近书架,轻抚着封面上烫金的书名,一边在心里默念:

《风之影》

胡利安·卡拉斯

这本书的书名和作者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可是这无所谓。我们作了双向选择，就这么决定了。我小心翼翼地把书抽出来，翻开，书页像飞鸟振翅般的散了开来。脱离了书架上的小牢笼，它抖落了一地灰尘。我对于自己的选择非常满意，接着，我把它夹在腋下，面带笑容地继续我的迷宫之旅。或许是那个地方的巫术气氛作祟吧，我总觉得这本《风之影》多年来一直在等我，说不定在我出生之前，它就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

那天下午，回到我们位于圣塔安娜街的家以后，我马上躲进房间去读那本新书。不知不觉地，我一栽进去就无法自拔了。小说叙述的是一个男子寻找亲生父亲的故事，他一直不知道父亲是谁，直到他母亲临终前才将实情告诉了他。一段寻找生父的故事，却演变成主角的魔幻历险，在他重塑童年和青春的过程中，渐渐地，有段该诅咒的爱情阴影一直纠缠着他，这段记忆必将终生伴随，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慢慢往下读，我愈发觉得，故事的结构就像俄罗斯套娃，每个娃娃里总是还有个更小的娃娃。就这样，一个叙述主题逐渐发展成了一千个故事，仿佛进入了布满棱镜的走廊，一种相貌却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呈现。时间不知不觉地消逝。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依然深陷在小说的情节里。教堂的钟声在午夜响起时，我都几乎没有听见。昏黄的灯光下，我沉浸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小说的人物，就像我呼吸的空气一样真实，他们带我作了一趟神秘的时光隧道之旅。读过一页又一页，我被故事里的魔力迷得团团转，直到黎明爬到我窗前，疲倦的眼睛终于读完了最后一页。在清晨的微光中，我平身躺下，把书摊放在胸部，听着沉睡的城市低声呓语。虽然睡意和疲倦正使劲地叩门，但我坚持不屈服。我不想错失故事迷人的魅力，也不愿意就这样和小说里的人物道别。

有一次,我在父亲的书店里听一个老主顾提到,一个人阅读的第一本书,在内心所留下的深刻印记,很少有其他事物可与之相比。那些影像、那些文字撞击出来的回音……我们以为那是陈年往事了,实际上却伴随我们终生,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筑起一幢豪宅,不管我们后来读了多少书、看了多少花花世界、学了又忘了多少东西,我们迟早都会回到那幢豪宅里。对我来说,所有让我心醉神迷的文字,都是我在“遗忘书之墓”的走道上发现的。

烟 尘 往 昔



1945 ~ 1949

. 1 .

一个秘密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必须对其三缄其口的那些人。一早醒来,我第一个冲动,就是想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分享“遗忘书之墓”的经历。托玛斯·阿吉拉尔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嗜好发明机械,便把课余闲暇和所有精力全都用在上面了,只是,他发明的东西都不怎么实用,比如以空气静力学原理做成的标枪,或是陀螺发电机等等。没有人比托玛斯更适合分享这个秘密了。我张大了眼睛想象,托玛斯和我提着灯笼、带着罗盘,敏捷地潜入那个地下墓穴般的图书馆,准备挖掘更多秘密……接着,我想起自己许下的承诺。所以,我决定见机行事,就像侦探小说里常提到的,采取不一样的作案形态。到了中午,我跑去找父亲,问了他许多关于这本书和胡利安·卡拉斯的事情,我热切地推断,这本书和这个作者一定都是举世闻名的。我的计划是读遍他所有的作品,而且憋起一口气来在一个礼拜内完成。令我大感意外的是,像我父亲这种世代相传的书店经营者,一个对各类书籍了如指掌的行家,居然对《风之影》和胡利安·卡拉斯这个作家毫无所知。父亲一时好奇,马上检索了这本书的出版资料。

“根据资料显示,这本小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巴塞罗那发行了二千五百本,这本就是其中之一,出版商是‘卡贝斯塔尼出版社’。”

“你知道这家出版社吗?”

“这家出版社很多年前就倒闭了。不过，这一本并不是首版，最早的版本是同年十一月在巴黎出版的……出版商是‘葛力安诺与诺华出版社’。”

“这样说来，这本书是翻译小说？”我惊讶地问道。

“书上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依我看来，这本书原文就是西班牙语文。”

“西班牙语文作品，首版却在巴黎印刷？”

“这种情形倒不是第一次了，过去时有所闻。”父亲向我解释，“或许，巴塞罗可以帮我们解答疑难……”

古斯塔佛·巴塞罗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在费尔南多街上拥有一家洞穴般的老书店，是整个城市二手书店的龙头老大。这个人嘴上永远叼着熄灭的烟斗，散发着波斯市集独有的浓郁气味。他总是喜欢把自己形容成世界上最后一个浪漫派，而且，他还坚信自己一定是拜伦的远亲，尽管他明知自己只是出身于卡达斯蒙布依的本地人。为了强化自己的贵族形象，巴塞罗每天都是一副十九世纪的绅士打扮，脖子上围着丝绸方巾，脚上穿着白色漆皮皮鞋，戴一只没有度数的单目镜，许多闲言闲语甚至说他连上厕所都不会摘下这单目镜。事实上，他的祖上确实有点来头，十九世纪末靠工业起家，以不怎么正当的手段累积了惊人的财富。根据我父亲的说法，巴塞罗经营书店是硬撑，对他来说，那不是生意，而是热情。他喜欢各式各样的绝版书，虽然他总是矢口否认。假如有人进了他的书店，爱上某一本书，却又买不起，这时候，巴塞罗会将价钱降到他付得起的额度，有时候，他甚至免费赠送，只要他觉得买书的人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个真正有深度的爱书人。除了这些独特的作风之外，巴塞罗还拥有异于常人的记忆力，以及和他爱出风头的高调个性不太符合的书生气息，不过，要问各种奇奇怪怪的书，找他就对了。那天下午，书店关门之后，父亲提议干脆去一趟蒙奇欧街上的“四只猫咖啡馆”，巴塞罗和他的朋友们一向都在那里谈文说艺，聊的话题大多是怀才不遇的诗人、已经消失的语言，或是被书蠹啃食到体无完肤的经典巨著。

“四只猫咖啡馆”就在我家附近，走遍整个巴塞罗那，这是我最钟爱的地方之一。一九三二年，我的父母在此相遇，因为这家老咖啡馆的魅力，我才有机会获得一张来到这个世界的单程票。墙上的龙形石雕在阴影和瓦斯灯光交错下，见证了多少光阴的流逝和美好的回忆。咖啡馆内人声嘈杂，融合着旧时代的回音。会计、梦想家和天才学徒，在这里同桌分享毕加索、阿尔贝尼兹^①、加西亚·洛尔卡^②或达利的灵魂。只要到这里点一杯浓缩的黑咖啡，任何一个穷光蛋都会立刻觉得自己也成了历史人物。

“唉呀！森贝雷！”巴塞罗一看到我父亲走进咖啡馆，不禁大声惊呼。“浪子回头啦！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这都要归功于我儿子达涅尔，古斯塔佛先生，他最近有个重大发现！”

“喔！那就跟我们一起坐下来聊聊吧，既然是大事情，那就要庆祝一下了。”巴塞罗宣布。

“大事情？”我向父亲低声说道。

“巴塞罗说话语气夸张一点。”父亲压低了声音回答我，“你什么话都别说，不然他会没完没了的！”

那群朋友让出两个位子，至于喜欢在众人面前出风头的巴塞罗，则坚持要请我们入座。

“这个孩子几岁啦？”巴塞罗问道，用眼角余光偷偷地瞄我。

“快满十一岁了。”我答道。

巴塞罗笑着看了我一眼，满脸嘲弄的表情。

“换言之，你今年十岁。傻瓜！没事别替自己增加年龄，生命自然会替你加上去的。”

在场那几个聊天的朋友频频点头称是。巴塞罗向服务生使了个眼色，唤他近前听命，那副高傲的表情，好像他是个历史人物一样。

“给我的朋友森贝雷来杯白兰地，要最好的啊！至于这个孩子，

① 阿尔贝尼兹(1860—1909)，西班牙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和剧作家。

② 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著名诗人、剧作家。

给他一杯肉桂牛奶，他正在发育期呢！噢！再来一些生火腿吧，可是不要跟以前的那些一样啊，知道吗？如果要嚼橡胶，我们去买毕雷伊轮胎就行了！”书店老板叫嚷着说。

服务生点了点头就走了，脚步和灵魂都在地上拖行。

“不是我爱说，”巴塞罗说道，“在这个国家，别说老人，连死人都不会退休，哪里有什么工作好找啊？我说啊，我们真的是没救了！”

巴塞罗噙了噙他那熄灭的烟斗，鹰眼似的目光锐利地盯着我手上的书。他这个人虽然神情夸张，话又多，却是出奇地敏锐，就像狼能嗅出血腥味儿一样，他能很快发现猎物。

“我说，”巴塞罗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两位带什么东西来了吗？”

我看了父亲一眼，他点点头。我很干脆，直接把书递给巴塞罗。这个书店老板，伸出他专业的手，接了过去。他那钢琴家般的修长手指，快速地探索着书本的质地、触感、厚度等等。然后，他露出灿烂的笑容，仔细检视着出版信息，足足长达一分钟，简直就像正在办案的大侦探一样！大伙儿不发一语地盯着他，仿佛都在等待奇迹的出现。

“卡拉斯，嗯……有意思！”他低声咕哝着。

我再度伸出手，想把书拿回来。但巴塞罗皱起眉头，只是回报了我一个冷冰冰的笑容。

“你在哪里找到这本书的，小鬼？”

“这是秘密！”我回答，我知道，一旁的父亲听了一定在心里暗笑吧！

巴塞罗这下眉头锁得更紧了，接着，他把目光转向我父亲。

“我说，森贝雷老友啊！因为是您，也因为我们长久以来深厚的友谊，我把您当兄弟啊！这样吧，我出价四十枚杜罗，^①别再啰唆了！”

“这事您应该跟我儿子商量，”父亲说，“书是他的。”

巴塞罗看着我，脸上露出豺狼般的笑容。

“怎么样啊？小子，四十枚杜罗不是小数目啊，第一笔生意就拿

^① 杜罗，西班牙货币名。